

大侦探 **SHERLOCK** **HOLMES** 福尔摩斯

3

MEMOIRS OF
SHERLOCK HOLMES

福尔摩斯回忆录

(英) 柯南·道尔◎著 李会丹◎译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大侦探 SHERLOCK 福尔摩斯 HOLMES

③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福尔摩斯回忆录 / (英)柯南道尔(Conan Doyle, A.)
著;李会丹译. —昆明: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10. 8
(大侦探福尔摩斯)
ISBN 978-7-222-06681-6

I. ①福… II. ①柯… ②李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作品集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67805 号

福尔摩斯回忆录

作 者: [英]柯南·道尔
译 者: 李会丹
责任编辑: 朱海涛 玉波狄
特约监制: 刘杰辉 李 强
策划编辑: 木 木
装帧设计: 怡风轩·雷雨
出 版: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 行: 云南人民出版社
社 址: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邮政编码: 650034
网 址: <http://www.ynpph.com.cn>
E-mail: rmszbs@public.km.yn.cn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: 9
字 数: 280 千字
版 次: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
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 刷: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书 号: ISBN 978-7-222-06681-6
定 价: 22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)



目 录

CONTENTS

银额马	1
黄面人	32
证券经纪人的书记员	54
格洛里亚特斯科特号帆船	76
马斯格雷夫礼典	100
赖盖特之谜	123
驼背人	147
住院的病人	168
希腊译员	193
海军协定	218
最后一案	261

银额马

那天早晨，我们在一起吃早餐，福尔摩斯说道：“华生，我可能必须外出一趟了。”

“外出一趟？去哪儿？”

“到达特穆尔，去金斯皮兰。”

我听后并不惊奇。老实说，让我本来感到奇怪的是，最近整个英国都在关注一桩古怪离奇的案子，而福尔摩斯对此却视而不见。他整日紧锁双眉，低头沉思，在屋内走来走去，接二连三地装着烈性烟叶抽个没完，对我提出的问题和议论，完全置之不理。卖报人给我们送来当天的各种报纸，他也仅仅稍一过目就扔到一旁。然而，他尽管沉默不语，我却清楚地知道，福尔摩斯正在仔细考虑着什么。目前，众人都急于破解一个谜一样的突发事件，迫切需要福尔摩斯的分析推理才能去解决，那就是韦塞克斯杯锦标赛中的名驹奇异失踪和驯马师的惨死。因而，我的朋友忽然表示打算前去调查这桩充满戏剧性的案子时，我不但不感到意外，反而正中下怀。

“假如方便的话，我很乐愿跟你一同去。”

“亲爱的华生，你能跟我一起去，我非常高兴。我相信你此



大侦探福尔摩斯 3

行一定会有所收获。这件案子十分特别，它有很多与众不同之处。我想到帕丁顿刚好能赶上火车，在路上我再把这件案子的情况跟你详讲。你最好能把你的那个双筒望远镜带上。”

一小时以后，我们已坐在驶往埃克塞特的头等车厢里。福尔摩斯头戴一顶有护耳的帽子，挡住了他那棱角分明的脸。他面前摆着一大堆刚刚在车站买的报纸，正在匆匆浏览。过了雷丁站很远后，他才把最后看的那张报纸塞在座位下面，拿出香烟盒来让我吸烟。

“我们的速度很快，”福尔摩斯望着窗外，看了一眼表后说道，“目前的时速足有 53 英里半。”

“我没有注意数四分之一英里的路杆。”我说道。

“我也没注意。但铁道一侧每隔 60 码便有电线杆，因而十分方便计算。我想你对于约翰·斯特雷克被害和银额马失踪之事，已经知道了吧。”

“《新闻报道》和《电讯》的报道我看到了。”

“对这件案子，思维推理的艺术应当用来仔细查明事实细节，而不是去寻找新的证据。这桩惨案令人非常费解，而且牵涉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。令我们假设、猜想及推测的困难在于，需要把那些无可争辩的事实与那些理论家、记者的虚构粉饰之词区别开来。我们的责任是立足于可靠的根据，得出结论，并确定在当前这件案子里哪一些问题是主要的。周二晚，格雷戈里警长和马匹的主人罗斯上校分别给我拍了电报，警长希望我能与他携手合作，共同侦破此案。”

“周二晚！”我惊呼道，“今天已经是周四早晨了。为什么你昨天不出发呢？”

“亲爱的华生，这是我的过错，恐怕我会发生很多错误，而并不像那些只是通过你的记录知道我的人所想象的那样。实际上，我认为这匹闻名全国的名驹不可能隐藏太久，尤其是在像达特穆尔北面这么人迹罕至的地方。昨天我时时刻刻指望着能听到找到马的消息，而那个拐马的人就是杀害约翰·斯特雷克的凶手。哪知到了今天，我发现除了捉住菲茨罗伊·辛普森以外，没有任何进展。我想该是行动的时候了。然而，我认为昨天我并未虚度光阴。”

“那么说，你已经作出了分析判断。”

“至少我对这件案子的主要事实有了一些了解。我可以一一向你列举。我认为，将一桩案子的思路彻底理清的良法，便是听某人叙述它的详情。此外，如果我不告诉你我们现在掌握什么情况，就很难得到你的帮助。”

我吸了口雪茄烟，朝椅背上靠了靠。福尔摩斯俯身向前，他那瘦长的食指在他左手掌上指点着，向我说明引起这次旅行事件的梗概。

“失踪的银额马，”福尔摩斯说道，“是索莫密种，和它驰名的祖先一样，始终保持着优秀的记录。它目前5岁，在每场赛马会上都能夺冠，是马主人罗斯上校的骄傲。在这次不幸事件之前，它是韦塞克斯杯锦标赛的冠军，人们在它身上的赌注是3：1。它是备受马迷关注的名驹，并且屡次给赛马嗜好者带来财运，因而就算赔付比例如此悬殊，仍有爱好者在它身上押下巨额赌注。所以，设法阻止银额马去参加下周二的比赛，显然同许多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。

“毫无疑问，在金斯皮兰，人们都知道这个事实，所以，对



这四名驹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来保护它。驯马人约翰·斯特雷克原是罗斯上校的赛马骑师，可由于逐渐发福，罗斯上校才找人替换了他。斯特雷克在上校家做了5年骑师，7年驯马师，平时的表现是一个热心肠的诚实仆人。驯马师手下管理着3名小马夫。上校的马厩面积不大，里面养了4匹马。其中一名小马夫整晚都待在马厩内，另外两个就睡在草料棚中。3个小伙子的品行都很好。约翰·斯特雷克已经结婚，在离马厩200码左右的小别墅里住着。他目前没养孩子，雇了名女仆照料起居，日子过得还算惬意。当地十分荒凉，北面半英里地之外，矗立着数幢别墅，它们由塔维斯托克镇的建筑商投资建造，专供渴望到达特穆尔呼吸新鲜空气的旅行者以及疗养的病人租住。向西两英里以外就是塔维斯托克镇，穿过荒野，大约也有两英里远近，有一个梅普里通马厩，是巴克沃特勋爵的，管理者是赛拉斯·布朗。荒野其他方向

则异常荒凉，除了为数不多的吉卜赛人以外，根本无人居住。惨案是在周一晚上发生的，这便是大概情况。

“这天晚上，像平常一样，马匹们在训练和洗刷完之后，9点钟便锁进了马厩。两个小马夫到斯特雷克家的厨房里用过晚饭。第三个小马夫内德·亨特留下看守。9点刚过，女仆伊迪丝·巴克斯特把内德的晚饭送到马厩来，这是一盘咖喱羊



肉。她没准备饮料，按规定，看马房的人在值班时，不能喝别的饮料。因为天很黑，这条小路又穿过荒野，所以这个女仆带着一盏提灯。

“女仆伊迪丝·巴克斯特走到离马厩不到 30 码时，一个人从暗处走出来叫住了她。在提灯的黄光下，她看到这个人穿戴得像是上流社会的，他身着灰色的呢质套服，头上戴着顶呢帽，足登缠着绑腿的长统皮靴，手持一根沉甸甸的手杖。然而给她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脸色，过分苍白且神情显得紧张不安。她想，此人大概已有 30 岁了。

“‘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吗？’他问道，‘若不是瞧见这盏灯，我可真要在野地里露宿了。’

“‘你走到金斯皮兰马厩了。’女仆说。

“‘啊，真的！运气真不错！’他叫道，‘据我所知马厩每晚都有一名小马夫守夜。也许你正打算给他送晚餐去。我相信你总不会那么骄傲，连一件新衣服的钱也不屑赚吧？’这个人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张叠起来的白纸片，‘务必在今天晚上把这东西送给那个孩子，那么你就会有足够的钱去挑选一件华丽的新上衣。’



“他那认真的样子，使伊迪丝大为惊骇，赶忙从他身旁跑过去，



大侦探福尔摩斯 3

奔到窗下，因为她习惯从窗口把饭递过去。窗户开着，小亨特已等在桌前。女仆正打算将刚才的怪事告诉他，那个陌生的男人便走了过来。

“‘晚安，’陌生人从窗外向里探望着说道，‘我想和你讲句话。’女仆发誓说，就在此刻，她瞧见了陌生人手中攥着张纸条，有一角露在外面。

“‘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’小马夫问道。

“‘这件事能让你的口袋变得鼓鼓的。’陌生人说道，‘这里关着两匹名驹，都是韦塞克斯杯锦标赛的夺标热门，分别是银额马和贝阿德。你把可靠的消息透露给我，你不会有 any 损失。听说在八分之五英里的赛马中，贝阿德可以超过银额马 100 码，而你们都看好贝阿德，往它身上下注，是这样吗？’

“‘这么说，你是一个该死的赛马探子了！’这个小马夫喊道，‘我会让你知道，像你这样的家伙在金斯皮兰会受到什么样的礼遇。’他跑过去把狗放出来。这个姑娘赶紧跑回家去，不过她一面跑，一面向后望。她看到那个陌生人还俯身向窗内探望。可是，过了一分钟，当亨特牵着猎狗一同跑出来时，陌生人已经不见了。虽然小马夫牵着狗在马厩周围找了一圈，也没发现此人的踪迹。”

“等一等，”我不得不打断福尔摩斯的叙述说道，“小马夫带着狗跑出去时，没有把门锁上吗？”

“太好了，华生，精彩！”我的伙伴低声说道，“我也注意到了这个细节，因而昨天专门为此拍了封电报到达特穆尔询问此事。小马夫在离开以前把门锁上了。我还可以补充一点，这扇窗户小得不能钻进人来。

“亨特等另两个小马夫回来以后，便派人去向驯马师报信，让

他及时知道此事。驯马师听完汇报后，尽管对陌生人的来意捉摸不透，却非常惊慌。此事使他心神不安，所以，他太太在凌晨一点钟醒来时，发现他正在穿衣服。驯马师向太太解释道，因为他不放心那些马匹，因而无法安睡，他想去马厩瞧瞧它们是不是一切正常。斯特雷克太太听到雨点滴滴答答地打在窗上，便央求他留在家里，可是他不顾妻子的请求，披上雨衣就离开了家。

“次日清晨七点，当驯马师的妻子醒来时才发现丈夫彻夜未归，连忙把衣服穿好，把女仆叫醒，一同到马厩去了。只见厩门大开，亨特坐在椅子上，身子缩成一团，昏迷得不省人事，名驹不见踪影，斯特雷克也不知去向。

“她们连忙唤醒仍在草料棚内酣睡的两个小马夫，由于他俩睡得太死，根本不知道夜里发生过什么。亨特显然吸入了强烈的麻醉剂，所以怎么也叫不醒他。4人只好任亨特睡在那里，全跑出去寻找失踪的驯马师和名驹。大家原以为斯特雷克一定是将马匹带去晨训了，可是众人爬上马厩附近的山坡四处张望，没有看到失踪名驹的影子，倒发现一件东西，这使他们意识到有不幸发生。

“离马厩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，驯马师的外套飘落在一大丛金雀花中。不远处的荒原上有个土坑，他们在那儿发现了不幸惨死的斯特雷克的尸体。他的头颅已被砸得粉碎，分明是遭到什么沉重凶器的猛烈打击。他的大腿上也受了伤，有





一道很整齐的长伤痕，显然是被一种非常锐利的凶器割破的。斯特雷克右手握着一把小刀，血块一直凝到刀把上，看来，他曾和凶手厮打过，一根红黑纹的真丝领带被他紧紧握在手中。据女仆说，昨夜碰到的那个男人戴的正是这种领带。亨特恢复知觉以后，也证明了这一点。他肯定就是这个陌生人站在窗口的时候，在咖喱羊肉里下了麻醉药，这样就使马厩失去了看守人。至于失踪的银额马，留在案发现场泥地中的痕迹证明，当时它也在现场。可是那天早晨它就失踪了，尽管重价悬赏，达特穆尔所有的吉卜赛人都在注意着，却一点消息也没有。最后通过化验证实，亨特没吃完的咖喱羊肉中的确含有大剂量的麻醉药，而在同一天晚上斯特雷克家里的人也吃同样的菜，却都安然无恙。

“全案的基本事实就是这样。我在陈述时抛掉了所有推测，尽量回避虚饰。现在我把警局处理这件事所采取的措施跟你讲一讲。

“奉命调查此案的警长格雷戈里是个能力不错的官员。假如在他的天赋中再多一些悟性和想象力，那么他一定能在警局中步步高升。他到了出事地点，立刻找到了那个嫌疑犯，并把他逮捕起来。找到那个人并不难，因为那个陌生人就租住在我曾提及的那个别墅群中。名字好像叫菲茨罗伊·辛普森。他是一个出身高贵、受过很好教育的人，曾在赛马上挥金如土，可最后沦落到靠替伦敦运动俱乐部预售马票糊口。检查他的赌注记录本，发现他把5000英镑的赌注押在银额马败北上。被捕后，辛普森主动说明他到达特穆尔是希望探听有关金斯皮兰名驹的情况，也想了解有关第二名驹德斯巴勒的消息。德斯巴勒是由梅普里通马厩的赛拉斯·布朗照管的。对于那晚的事情，他并未予以否认，但解释自己并无不轨企图，不过是渴望得到最新情报罢了。当警方向他出示那条领

带后，他的脸色立刻变得异常苍白，完全不能解释他的领带是怎样落到被害人手中的。他的外套湿透了，由此看来当夜他曾淋着雨外出过，而他用槟榔木制成的手杖嵌有铅头，如果用它反复击打，那它就完全可以做武器，使驯马师遭到那么可怕的创伤致死。可是从另一方面看，辛普森身上却没有伤痕，而斯特雷克刀上的血迹说明至少有一个袭击他的凶手身上带有刀伤。概括地说，情况就是这样。我的朋友，倘若你可以发现一个启发性的问题，那我将十分感激。”

福尔摩斯以他那种独特的能力把情况讲述得非常清楚，令我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。虽然我已了解了很多情况，但我还是看不出这些事情互相之间有什么关系，而这些关系之间又有些什么重要意义。

“会不会是在搏斗时，斯特雷克大脑受了伤，不小心割伤了自己？”我提出了看法。

“可能性很大，十有八九是这样。”福尔摩斯说道，“这么一来，唯一对疑犯有利的证据便不复存在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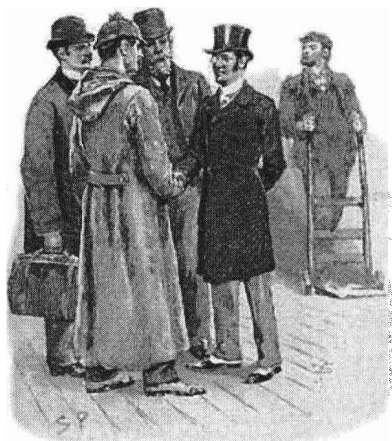
“还有，”我说道，“我现在还不知道警察的意见是什么。”

“恐怕他们的看法恰恰与我们的推测相反。”我的朋友又拉回话题说，“据我所知，警察们认为，菲茨罗伊·辛普森把小马夫麻醉是为了盗马。由于没有马镫头，所以辛普森解下了脖子上的领带拴住马嘴，接着，便任由大门开着，将名驹带到荒原之上，在半路碰到了驯马师，或者是被驯马师追上，这样自然就引起了争吵。尽管斯特雷克曾用那把小刀自卫，辛普森却没有受到丝毫伤害，而辛普森则用他那沉重的手杖把驯马师头颅打碎。接着，辛普森将名驹藏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，或者是在双方厮打时，名



大侦探福尔摩斯 3

驹挣脱缰绳逃跑了，至今仍在荒原上四处漂泊。这就是警察们对这件案子的看法。尽管这种说法是不大可靠的，可是所有其他解释则更是不可能的了。无论如何，在我抵达凶案现场后，会设法查清真相，在此之前，我实在看不出我们如何能从当前情况向前跨进一步。”



我们到达小镇塔维斯托克时，已经是傍晚时分了。小镇如同雕刻于盾牌之上的浮雕，矗立于达特穆尔广阔平原的中央。车站上已有两位绅士在等候我们，一位身材高大，面容英俊，有着鬈曲的头发和胡须，一双淡蓝色的眼睛炯炯发光。另外一个十分警惕，显得利落干练，

个子瘦小，身披一件礼服式大衣，足登一双带绑腿的长统靴，一脸的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，眼框上夹着个单片眼镜，此人便是大名鼎鼎的罗斯上校。和他在一起的是警长格雷戈里，他已经誉满英国侦探界了。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你能前来，我真感到高兴。”上校说道，“格雷戈里警长已全力以赴地调查此案，我希望能集中一切力量替不幸的驯马师报仇，并重新找到我的名驹。”

“有什么新的进展吗？”福尔摩斯问道。

“对不起，警方的收获不大。”格雷戈里说道，“外面有一辆敞篷马车，你一定愿意在天黑以前去看看现场，我们可以在路上聊。”

一分钟后，我们已经坐在舒适的四轮马车里，轻车熟路地穿行在这个位于德文郡的古朴城市中。格雷戈里警长的脑海中装满了线索，没完没了地讲解着。福尔摩斯偶尔问一问，或插一两句话。我颇感兴趣地注意倾听这两位侦探的对话。罗斯上校则抱臂向后倚靠着，帽子斜拉到双眼上。格雷戈里把他的意见系统地说了出来，和我的朋友在路上作的预言几乎完全吻合。

“法网已把菲茨罗伊·辛普森紧紧套住，”格雷戈里说道，“个人认为，他便是真凶；当然，我很清楚目前掌握的证据还远远不够，如有新的进展，很可能推翻这些证据。”

“那么斯特雷克的刀伤又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“我们得出的结论是，他在倒地时碰巧划伤了自己。”

“在我们来这里的路上，我的朋友华生医生也是这样推测的。这样的话，那对疑犯是极为不利的。”

“那是毫无疑问的了。辛普森既没有刀，又没有伤痕，可是，所有证据都对他极为不利。他非常在意银额马的情况，又有毒害小马夫的嫌疑，他在那晚暴雨中外出，还有一根沉重的手杖，他的领带也在被害人手中。我认为，我们有充足的证据支持诉讼。”

福尔摩斯摇了摇头。

“一个聪明的律师完全可以把它驳倒。”福尔摩斯说道，“他盗马的动机是什么？如果他想杀掉银额马，为何没在罗斯上校的马厩中下手？在他身上发现有复制的钥匙吗？是哪家药品商卖给他的烈性麻醉剂？首先，他一个外地人能把马藏到哪里？况且还是这样一匹名驹？他要女仆转交给小马夫看的那张纸，他又作何解释呢？”

“他说那是一张 10 镑的钞票。而在他的皮包内的确有张这样



的钞票。你刚刚提到的问题并非像想象中那样难以解释。他在这地区并不是一个陌生人。每年夏季他要到塔维斯托克镇来住两次。麻醉药极可能是他在伦敦购买的。这把钥匙，既已达到使用目的，也许早已扔掉。银额马也许被藏在某个废弃的矿井中或荒原的凹地里。”

“至于那条领带，他怎么解释的呢？”

“他不否认领带是自己的，但却强调早已遗失了。不过有一个新情况足以证明是他把马从马厩中牵出来的。”

福尔摩斯侧耳倾听着。

“在距凶案现场不到一英里的位置，我们找到了不少脚印，看来案发当夜有伙吉卜赛人曾在此地出没过。星期二他们就离开了。现在，我们假设，在辛普森和吉卜赛人之间有某些协议，在辛普森被人追赶上时，他就可以把马交给吉卜赛人。难道那伙吉卜赛人就没有嫌疑了吗？”

“这显然可能。”

“正在荒原上搜寻这些吉卜赛人。而在塔维斯托克镇方圆 10 英里的范围内，没有哪间小屋或马厩躲得过我的盘查。”

“听说，就在附近还有一家驯马厩吗？”

“对，我们当然不能忽视这一点。由于那间马厩里的马德斯巴勒是赛场上仅次于冠军的名驹，盗马案对他们而言自然是十分有利的。传说驯马师赛拉斯·布朗在这个比赛项目中下了很大赌注，再说，他对可怜的斯特雷克并不友好。不过，通过侦查我们可以断定，布朗和此案并无干系。”

“辛普森这个人梅普里通马厩的利益没有什么关系吗？”

“没有丝毫联系。”

福尔摩斯向后靠在车座靠背上，谈话中断了。几分钟后，我们乘坐的四轮马车在路边一幢红墙长檐的别墅前停下，穿过不远处的驯马基地，有排灰色的瓦房。四周是平缓起伏的荒原，铺满古铜色枯萎的凤尾草，一直延伸到天边，只有塔维斯托克镇的一些尖塔偶尔把荒原遮断。在荒野的西面，有几座房舍孤独地矗立着，这便是梅普里通马厩。我们陆续下了车，福尔摩斯仍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。双目远望着天空，出神地凝思着。我过去碰了碰他的胳膊，他才猛然惊醒似地跳下车来。

“对不起。”福尔摩斯转向罗斯上校，罗斯上校正一脸惊讶地打量着他，福尔摩斯见状说道，“我正在幻想。”他的双眼发出异样的光彩，尽力抑制着兴奋的心情。我估计他已发现了某些线索，只是不确定他思索的方向。

“也许你愿意马上去犯罪现场，福尔摩斯先生？”格雷戈里说道。

“哦，我想在这儿稍作停留，有一两个小问题急待证实。受害人的尸体大概抬回来了吧？”

“是的，就在楼上。明天才能验尸。”

“他在这里服务多年了吧？罗斯上校。”

“是的，作为一名仆人，我认为他是最棒的。”

“警长，我想你已经检查过死者衣袋里的东西并列了清单吧？”

“东西都放在起居室里，如果你愿意看，随时可以。”

“那太好啦。”

我们都走进前厅，围着中间的一张桌子坐下来。警长打开了一个方形锡盒，其中包括一截只有两英寸长的蜡烛，一个ADP牌的由欧石楠根雕成的烟嘴，一个火柴盒，一个由海豹皮缝制的烟